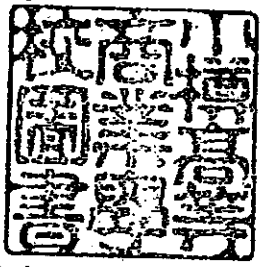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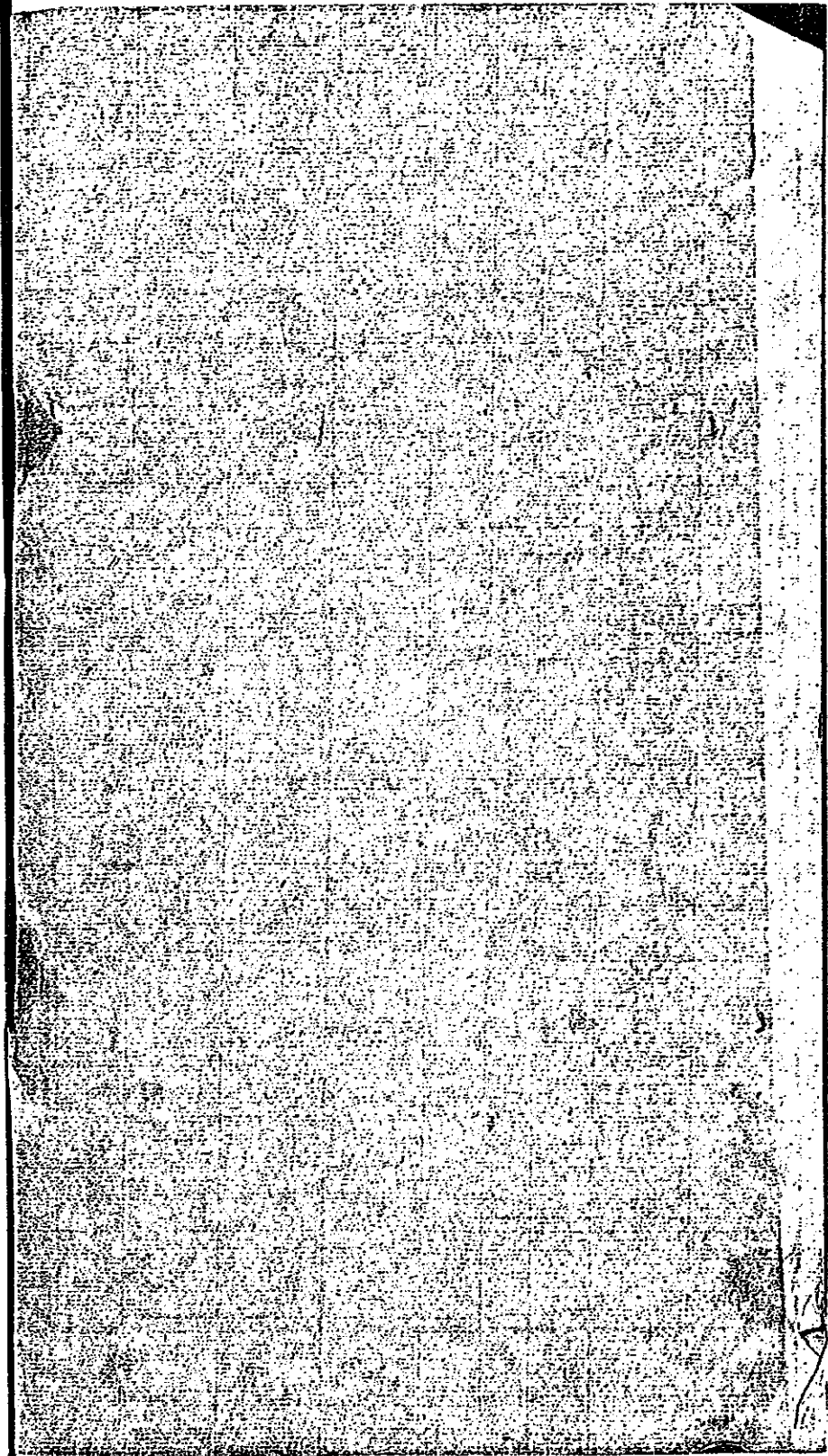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 | | | |
|---|---|---|---|
| 總 | | | 九 |
| 一 | | | 門 |
| 二 | | | 三 |
| 九 | | 九 | 部 |
| 一 | | | |
| 號 | 冊 | 號 | 部 |





| | | | |
|---|---|---|---|
| 香 | 五 | 先 | 重 |
| 譜 | 十 | 生 | 訂 |
| 一 | 卯 | 全 | 楊 |
| 香 | 香 | 香 | 園 |



同治歲次
辛未江蘇
書局刊行

候補侍郎浙江學政

臣

徐樹銘跪

奏為呈舉先儒懇

恩從祀

孔廟以崇正學而彰風教事竊照浙江嘉興府桐鄉縣鄉賢張履祥字考夫明諸生世居楊園村學者稱為楊園先生平生學問專務居敬窮理躬行實踐不託空言一以關閩濂洛為宗著有楊園全書四十三卷該先儒之友烏程凌克貞

嘗稱其德器溫粹仰質先聖其揆一處洞悉無
疑餘姚陳梓以爲該先儒純粹如敬軒而窮研
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海甯祝淦稱其
爲學一循孔門博文約禮敬義直方之則以仁
爲本以修己爲務以中庸爲歸有以正後儒偏
詖之趨而續古聖微茫之緒蕭山朱坤亦稱其
邃密似薛文清篤實似胡敬齋前副都御史臣
雷鉉以爲接薛胡之正脈契濂洛之心傳實先

陸清獻而眞知允蹈者案明儒薛瑄胡居仁皆
以抗心濂洛從祀

孔庭

國朝先儒陸隴其亦以力崇程朱正學附

昌平之俎豆該先儒張履祥溫粹從容精密純正
光輝篤實力正後儒偏詖之趨晦蝕之道賴以
復且洵有以接薛胡之學脈開陸氏之先聲而
篤志程朱立身端直持論醇正見之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立身行己無愧真儒已荷

聖明之鑒察則古師先一衷正學復叨

定論之褒崇洛閩之遺緒克承鄒魯之嫡傳不替以之

附祀

文廟實足以昭

聖朝崇儒重道之至教除將該先儒所著書籍及事

實照例咨部外相應據實

奏懇

聖恩俯准將先儒張履祥從祀

孔子廟庭以爲尊崇正學者勸循例會同撫臣楊

昌濬合詞繕摺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飭部議覆施行謹

奏

禮部謹會

奏爲遵照奏准章程敬謹會議具

奏事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內閣抄出浙江學

政徐樹銘等奏請將浙江鄉賢張履祥從祀

文廟一摺奉

旨禮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臣等查同治三年六月

禮部奏准附饗

廟廷祀典至鉅咸豐十年閏三月大學士軍機大

臣遵

旨議定嗣後從祀

文廟應以闡明聖學傳授道統爲斷特恐各省官

紳未能深悉歷次所奉

諭旨紛紛陳請從祀殊非慎重之道應請

飭下各直省督撫學政恪遵十年定章不得濫請從

祀

文廟並不准援案如爲

文廟中必應從祀之先賢先儒方准該督撫會同

學政詳加考覈奏明請

旨並將其人生平著述事蹟送部查覈其

欽定書籍中引用若干條論贊若干條先儒書籍中引

用若干條論贊若干條一併詳細造冊送部不
得僅據空言率行陳請均請

飭下大學士九卿國子監會同禮部議奏等因在案

茲據原奏暨事實冊內開張履祥字考夫一字
念芝浙江嘉興府桐鄉縣人世居楊園村學者

稱爲楊園先生平生學問專務居敬窮理躬行
實踐一以關閩濂洛爲宗著有楊園全書四十
三卷一循博文約禮敬義直方之則以仁爲本
以修己爲務以中庸爲歸前學臣雷鏞表其墓
曰理學真儒又稱其接辭胡之正派契濂洛之
心傳實先陸清獻而真知實蹈者案明儒辭壇
胡居仁皆以抗心濂洛從祀

孔庭

國朝先儒陸隴其亦以力崇程朱祔祀該先儒張履祥篤志程朱立身端直持論醇正無愧真儒
顛懇從祀

孔子廟廷由該學政會同該撫具奏前來查張履祥字考夫居桐鄉之楊園村幼喪父其母訓之成立且論之曰孔孟亦是兩家無父兒止爲肯學好人便成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遂專力於孔孟之學及甲申後閉戶修益力嘗云三代以

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所著有經正錄願學記問目備忘錄初學備忘學規訓子語答問門人所記言行聞見錄近古錄近鑑喪祭雜說農書等書嘗言聖賢用心要使天地間物物各得其所學者須從此起念方有成就又曰爲學自不欺始不欺自親長始嘗訓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艱難則不敢妄取於人而禮讓

六
與其所言不越乎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存
恆周乎天下後世實足與經傳相發明臣等詳
閱全書其經正錄一冊蓋示人以小學之基而
漸臻於大學之域願學記問目備忘各書則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寓焉至訓子語答
問及門人所記則因材之篤也見聞錄近古錄
知取善之宜廣近鑑示遠惡之宜先喪祭雜說
示人以重本敦倫之義至農書一冊尤惓惓以

農桑爲急務所謂正德利用厚生者不過是也
臣等復加詳覈先儒張履祥祖述孔孟憲章朱
程立論不尙高遠行事頗近中庸洵足羽翼聖
經維持名教與僅據空言率請從記者有間臣
等公同酌議擬如該學政所請准以先儒張履
祥從祀

文廟其位次在東廡先儒孫奇逢之次所有臣等
會議緣由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遵行再此摺係禮部主稿因往返咨查書籍是
以會奏較遲合併聲明爲此謹

奏請

旨

同治十年十二月十七日

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新刻張楊園先生全書序

桐鄉張楊園先生以闡然爲己之學篤守於寒微困
頓之中蓋所謂無文猶興俟聖不惑者歟自明之季
單提直指之說行使學者日趨於薄獨先生篤信朱
子致知力行與陸清獻公不約而同夫先賢後賢相
契之微非造其域者不知也而其略可舉也昔者朱
子汎濫於釋老從事於籍溪白水屏山折衷於延平
而卒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的先

生則始於姚江之良知中於蕺山之慎獨終一歸於程朱之學所謂存心致知所謂居敬窮理所謂致知以啟其端躬行以踐其實而敬者則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蓋先生自年三十有九而服膺以至老者如此而已今讀其書既曰工夫須從源頭做來又曰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既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之一言爲百世學者不易之矩法又曰游心文史之意深用力身心之意少亦生病痛也既

曰爲世道人心久大德業之計又曰雖小物亦當用力也既曰囊括其口摧頽其容以求溷俗又曰濟時行道之懷未嘗須臾忘也孰復詳味辨異統同足以牖人範人者不少其地不過家庭鄉黨其業不過耕桑課誦其事不過辭受取與贈答規勸而性道之源流文行之本末禮俗之得失人物之臧否邦家之理亂郡邑之利病無所不備豈非知行並進實能本闡然爲己之心由朱子以達於博文約禮之教者乎中

庸擇善卽大學格物學者之始事所與異學分塗者也先生則謂自心術之微以及事事物物精粗巨細吾平日莫不擇善而從自信不負秉彝之良者在此論語不知命二句小雅哀哀父母二句先生又謂吾生平於此二處見得真切自覺得力亦在此其語皆著於晚年備忘錄之編蓋尤致知力行喫緊處矣先生

生在當日交游寥落聲氣闕如不知者曰間巷人而已其知者曰獨行士而已所著各種及其詩文湮沈散裂若存若亡刻者至再至三而不得其全寶時官於吳徧求已刻未刻各本多歷年所竟得哀集其全而傳播之以與天下其仰先生之爲學夫豈謂先生之闡然者至今而始章亦欲與學者自求所謂闡然之實而已書分五十四卷與國萬君清軒所編次其第二十四卷以前略有刪減要視世間行本爲最多刻旣成恭逢

聖天子表章正學特允部臣之請從祀

夫子廟庭與清獻公同其亦正學昌明之兆也夫

同治十一年歲在壬申夏五月布政使銜江蘇按察使後學永康應寶時謹序

楊園先生全集序

人之爲學所以修身盡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乎倫常事物之間故踐形卽所以盡性下學卽所以上達知道器之不離則可與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爲傳心之學而反失其本心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真僞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曰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蔽其旨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情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說始定厥後程子出而曰性卽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卽理

也便錯蓋心則虛而活謂之具眾理則可謂之心卽理則不可故中庸言率性而不言率心孔子不言其性不違仁而言其心不違仁況渠以無善無惡言心之體則心卽理者亦屬鶻突不過師心自用廢却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哉故姚江之學興則說理全無根據認虛靈知覺爲心而以無善無惡名之則雖言理而失其本心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不惑尊聞行知故其言之焯焯而一時知之者亦寥寥也蓋陽明本以文人餘習好異立新彼於仁義禮智而外獨提良知兩字別立門庭爲根據孟氏而不顧博學詳說明庶物

察人倫之旨婉轉說合以良知自有天則萬事只求心之所安天理之粲然於吾心者謂之文種種說歸于心內不肯以格物爲窮理其病只坐心卽理也一句生出夫賦於性而統于心渾然在中者理之一本也殺于事物察乎天地有物有則者理之散殊也窮理盡性以至命孔門之正學也不言精義利用而謂一心惺寂足以窮神達化道器之分釋氏明心之學也以理明義精之學爲支離而致良知于事物之間祇求心之安未審合乎當然之則姚江師心之學與異教同源也恃其聰明舌辨足以禦人以佐成一己之說而一時之好徑欲速者喜其言之直捷而放縱

闖茸者樂其教之脫略而不核于事情相與尊之轉相矜尚況其文學事功亦足以震炫一時而淺識者遂以有言者信其德勇者信其仁也將盈天下而莫辨其非矣或爲兩歧之說者謂朱子自明誠之學也而陽明白誠明將等之堯舜孔子乎況孔子生知猶居自明誠之列凡其開示後學皆由教而入者也陽明以自明誠爲非亦安識所謂自誠明豈以杳冥昏默最上一乘之說爲之胚胎乎張子拒之素嚴雖未能摧排廓清然當羣言鼎沸尙知伊洛淵源者則張子反經之力也抑思百餘年以來聖學榛蕪反覆沈痼士子毀棄程朱之書漸不識孔孟門庭猖狂自恣

往而不返故學術亂而士習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淪胥而莫救則學術之關氣運豈小哉語溪何求老人以崇正闢邪爲己任尊信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辨析精微表裏洞徹使學者因朱子之遺言以尋孔孟之墜緒如披雲霧而見青天厥功不細然學其學者未免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而知德者鮮文章日多而約禮者寡畢知殫能于時藝之中謂足盡聖賢之蘊卽所以論道講學而於修辭立誠之道未能體會將朱子惓惓釋遺經訓後學竟是安排作時文地步而以修飾之辭爲干進利祿之資恐崇信陸學者益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之辨深中學者隱

微而偏內之弊愈不可返又將來斯道之憂也惟念芝先生學有本原功崇實踐持守集義養氣之功致力庸行庸言之際道器不離動靜無間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于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有德之言非能言者比余交三十年察其語默動靜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先生德器溫粹陶淑于山陰更覺從容歸而肆力于程朱之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先聖其揆

一處洞悉無疑而同學者或詆其說之異同不知信程朱卽所以信孔孟博文約禮孔門教人之準繩知言養氣孟氏爲學之律令程朱之書翼經而行如日月之麗天求道者舍此而別求門庭是猶背日月而索照也使先生而在充養自然積厚流光當不能名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實與先儒相發明以惠後學猶規矩之于方圓也梓其書而公之遙遙宇內必有負異挺特篤實爲己者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烏程凌克貞撰

楊園先生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舉凡
天地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之際吾儒
身心性命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實
踐固足以不朽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於
文章以發其心之所欲言故程子以爲聖賢之言不得已
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
人甫能操觚則必先文章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
補無之匪缺也由是觀之則夫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
理乎理之明不由學術之足以不朽者乎考夫張先生生

於明季弱冠補邑博士弟子員未幾厭薄俗學究心聖賢之旨遊於山陰劉夫子之門其學淵源深而封殖厚故所著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爲無補之空言雖先生之所爲不朽者全不在是然卽是以驗其學術之所至則知其信道篤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先生旣歿其友何子商隱編輯其文 帙授其嗣惟恭藏之本得從而假觀焉嗚呼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先生之文意高遠而詞平易氣浩瀚而旨昌明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至其生平大節仰不愧而俯不作者自有當世之賢達識之非小子之所敢僭也歲在乙卯春正月旣望澈川門人吳復本拜撰

楊園先生未刻彙序

亾友錢廣伯私淑楊園先生嘗錄其未刻文目六十八篇示予曰先生文集十八卷及雜著十種已刻之而傳之海內矣然非其全集也茲目得之陳子膚公所輯先生年譜中馥嘗廣爲蒐採而卒未可得以爲恨事庚戌歲予客駕湖友人丁誠之以未刻彙三十四篇見示因錄而存之則與廣伯所抄之目僅得其半迨己未秋吳子甯來自澈上出楊園文集一冊共讀之則先生門人吳子復本所得於先生後嗣爲手錄而藏之者也其中已刻未刻各半其未刻者凡百餘篇雖不盡合六十八篇之目而其數則過矣

不禁爲之狂喜亟欲錄之而未暇也今年秋山館無事爰
詳加校正更以別本參補釐爲十有二卷復爲摹考槃獨
寤圖於卷首嗚呼文章之傳不傳蓋莫不有數焉而載道
之文則必無不傳者也若楊園先生者固不必以文傳而
其文自足以傳而由今觀之乃岌岌乎有不能必其傳者
抑獨何與已刻版本嘗燬於祝融氏而其未刻之文復散
棄零落舉吾友所欲得者又十年而始見於今方將與同
志之士刻而傳之而廣伯已不幸死矣則真吾道之不幸
也悲夫庚申仲秋八日海昌後學陳敬璋謹書於臥師山
館

序

蕭山朱學博與諸生謁楊園先生全集成余旣不揣而序
之矣今嘉興朱生史黯鄒生敦棣陳生晉更相校刊皆祝
孝廉人齋輯訂本也楊園先生伏處一隅終老布衣庸言
庸行絕無驚世駭俗之事當是時南北講學壇坫相望列
門牆者趾相錯而楊園退然如不勝雖以張佩蔥之篤志
力行求爲弟子而不肯受曰生平不敢以講學爲人師也
陸平湖年齒雖後猶及相見楊園旣沒讀其遺書乃敬而
服之則其韜晦之深何如也今之學者多知所向方亟望
得其遺書而讀之則其道之闡然而日章又何如也諸生

之志其思有益於身心以自樹立乎則由楊園而薛胡而
雒閩而鄒魯其進曷可量哉不然則將召好名浮慕之譏
曰是豈真知楊園之學者夫當告糴孔亟之時自輟二鋪
之謀而拮据以竣此事諒非好名浮慕者之所爲不負初
志是在諸生而已使者荷

恩命待母歸養行有日矣爰書此與諸生爲臨別之贈非
敢云足序先生之書也

乾隆丙子仲秋月湘江督學使者後學雷鉉敬書

明自嘉隆後學者不出一途高忠憲顧涇陽講道東林天
下從之其後北有孫夏峯李二曲南有劉念臺黃梨洲諸
公皆爲世所矜式雖尊聞行知之實未嘗不殊途同歸而
其所以立說教人者要各不能無弊迨陸清獻以居敬窮
理之功廓清學蔀然後心性隱微確有所憑而不惑蓋正
學若斯之難也桐鄉張楊園先生初亦從學念臺之門後
由薛文清胡敬齋上溯程朱統緒以窺孔孟淵源所著經
正錄備忘錄願學記各書回瀾救弊之功甚大先生與清
獻同時同郡同守其正學別疑似於毫釐顧三魚堂集夫
下皆有其書楊園集則行世甚少非特出處不同所以傳

而衍之者亦異也予權平湖縣事者再得交屈君芥舟芥舟先人樂餘明經論學以躬行爲本一遵清獻規範嘗得朱蘅佩所刻楊園集於禾中手自校勘補其殘闕芥舟乃布諸煙墨以行屬予序之嗟夫當楊園時東南講學者未嘗乏人而猶歎辭章功利與夫陽儒陰釋之徒陷溺而不知返故著書持論斷斷不遺餘力今芥舟刻意表微俾大儒緒論宣著於聲沈響絕之餘誠非俗學之士所能及而平湖爲三魚故里沐浴流風餘韻者更近且久則其於清獻之學尤能身體力行無疑焉詩不云乎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惟一二賢者抱道自鳴於絕續之交也然則芥舟亦勉爲風雨之君子而已矣

嘉慶二十二年秋七月桐城李宗傳撰

張楊園先生全集序

余讀嘉興府志至桐鄉張考甫先生傳稱其少時讀小學近思錄有得作願學記遂渡江遊剡戴山之門歸而益肆力於程朱之書知陽明之學非是乃洞揭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戒甲申後棄諸生隱居楊園村舍修己教人一以居敬窮理躬行實踐爲主嘗言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著書三十卷論者謂其篤實宏遠朱子後一人余讀而慕之欲求其書不可得後讀陸清獻呻吟語疑至政本寬嚴一條引先生之說云陰陽之體固是對待然一人之身當使陽和之氣多陰肅之氣少蓋陽饒

陰乏之理固如此清獻當代儒宗崇正黜邪不肯一字輕許人者而獨推重先生之言則其學之醇正益可信矣顧其見於清獻之集者僅引此條餘無徵也丁丑冬乍浦路擇齋持先生全集見贈凡十六種擇齋之言曰先生全集原板久毀無傳是本雖經祝氏刪節要其精粹之處毫無闕欠平湖屈樂餘明經從嘉興朱氏購得遺板復加修補其子芥舟茂才布之煙墨以惠同學余大喜過望敬受而熟讀之其言有體有用而切實平近皆本躬行心得之餘非務著述爲能事者嗟乎學自姚江後良知之說盛行如洪水橫流汜濫而不可遏觀黃梨洲所輯明儒學案出奴

入主大約以姚江爲宗梨洲受業蕺山而其所載蕺山語錄亦依附姚江不免陽儒陰釋之病先生雖及蕺山之門獨能力挽頽波明正學於舉世不明之日上繼洛閩之緒下開清獻之傳志稱朱子後一人允矣無愧芥舟承父之志使先儒緒論垂絕而昌大之其功不亦偉歟抑余有感焉清獻生享盛名沒而從祀孔廟先生當鼎革之際老死村舍未入鄉賢之祠今其子孫尙有存焉者否吾願讀先生之書者推懿好之公爲鄉邦補此闕典是亦尊賢勸學之一助也

嘉慶二十三年春二月梁溪周鎬撰

辛酉省試余以奪解被放遂不復事舉子業寢食於三魚
堂諸種書惟是積習所染一知半解未免仍似爲作文地
步而茫然於入道之門也明年濮川陳先生見贈張楊園
先生文鈔言言切實近裏大旨以窮理篤行爲主讀之始
覺從入有路乃往懇全集陳先生曰祇存此鈔惟袁花祝
孝廉處有全集本因惠書賫訪相見極歡祝先生曰某不
自揣蒐羅楊園先生遺書刪輯得若干卷慮其散失藏之
篋中志欲梓之以惠後學而力不能君如能之亦先生一
知己也余曰諾祝先生再拜而以全稿手授焉攜歸卒讀
以訓兩兒炤史黜終身誦之顧家無負郭授徒所入僅足

以供朝夕力未能全刊先刊其備忘四卷自戊辰迄壬申
炤留京師禮闈三黜冬歸冰合癸酉春病終於淮上舟次
遺稟有悔鶩名場不能奉嚴訓從事性命之學以終子職
且云楊園先生集兒夢中猶讀其全刻也等句黯閱竟大
慟謀所以復前諾慰九京者遂陸續開雕至丙子而竣事
闡試後黯以全集呈督學雷公請序公既命序召余晉謁
接膝談次謂清獻公楊園先生其學一也諄諄以卽是訓
子弟爲勗蓋

皇上南巡公以余應

召試薦余辭不就試公知余不求名或於學有得也重以
公訓細加校對爲先生之書廣其傳其備忘四卷爲先生
著述之精華單行而不列序目亦不敢妄易祝先生原序
目也其序目所列願學有記備忘有錄請問有目所以成
已由是而課於家則有訓子語坊於俗則有經正錄初學
備忘學規等書所以成物見義如不及言行見聞錄近古
錄於是乎勸見不善如探湯近鑑於是乎戒孟子曰養生
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喪祭雜說存焉
若詩若書若答問及門人所記雖非先生手自編次而精
神心術無不於此散見者終以農書竊附孝弟力田之義
非謂必欲出此也此可以觀先生矣此可以讀其書得道

所從入矣是集之成黯之心力爲多而嘉興門人陳晉暨
秀水鄒登棟實仗助焉嘉興後學朱芬敬書

楊園先生全集凡例

一姚氏四夏爲先生高第弟子所輯全集仿朱子大全例
以類相從經何商隱凌渝安兩先生鑒定卽雲村藏本
是也其書雖缺佚而體例可尋今依編次
一祝人齋刻本刪改甚多非先生完書范氏本刻於康熙
甲申後有初學備忘訓子語備忘錄言行見聞錄近鑑
經正錄喪葬雜錄近古錄補農書訓門人語均爲完帙
文集則刻止十八卷其未刻者姚氏本存說論辨議題
跋引贊銘箴三卷共文七十九篇後缺三卷見陳氏抄
本者有傳墓志銘事略遺事哀告祭文雜著計四十二

篇今取以補姚氏之缺又書二十九篇書忠經後一篇
自訟箴一首爲姚抄范刻所未見另列補遺一卷附文
集後范氏蜀山名鯤陳氏奉莪名敬璋並海昌人

一騷詩一卷姚氏抄本無之今依范刻

一范刻文集序次不盡從姚本考其年分前後互有出入
今依姚氏分卷其題下有干支者改訂無者仍舊惟答
何商隱書互少一首合兩本足之又答門人張佩蔥各
書姚本與答執友吳哀仲同卷未若范刻自成卷帙爲
善今析二卷

一未刻書目見陳古民年譜附錄有願學記問目朱子文

集語類選目讀書居業選又王學辨羣書日記二種爲
范蜀山定名今惟願學記問目姚本有之願學記陳氏
云六卷今止三卷錄遺附問目則卷首五頁缺今並依
姚本付梓缺者俟訪得補之餘書並俟續訪

一陳古民述范氏刻書有讀書筆記一種不詳卷數今其
書不可得見姚本有讀易筆記一卷讀史讀史記讀諸
文集偶記讀許魯齋心法偶記讀厚語偶記合一卷疑
卽所謂讀書筆記也今仍姚本卷目姑闕疑焉

一范刻各種於原註自註或雙行細註或單行或另行大
書體例不一今悉雙行分註不加原註自註字蓋原註

悉依採用各書之舊自註則率係記以自警及示門人之言讀者可自得之

一姚抄范刻兩本時有互異今但註明范刻作某其有原註一本作某者則加原校二字間有興國萬斛泉江山劉履芬元和王炳常熟張瑛訂正者加某某按字

一先生年譜門人姚氏夏輯乾隆間陳氏梓訂正之近歲平湖方氏垌顧氏廣譽以陳本詳略猶有失宜復加是正桐城蘇氏惇元據以補訂後附詩文目今有題見文目而文未見者似宜附刻是譜以資考證

張揚園先生遺像



揮善為心慎獨為學
溫潤栗真和裕嚴恪
遇勢不趨遇險不卻
俛仰泰然不媿不怍

秦路何汝霖拜題

重編張楊園先生年譜序

近代真儒惟陸清獻公及張楊園先生為得洛閩正傳自陳湛不主敬高顧不識性山陰不主致知故所趨無不差而清獻與先生實為迷途之明燭矣先生嘗師山陰故不敢誦言其失然其為學之明辨審諦所以補救彌縫之者亦至矣先生實開清獻之先清獻尤服膺先生之粹顧清獻宦成而功顯名德加於海內先生行誼著述前輩論說雖備而終不著則以其跡既隱而其書又不克盛行於世學者罕見故也去年秋蘇厚子愔元自浙歸攜其全集來示且盛言當從祀孔子廟庭并鈔輯諸序文雜傳將以補

年譜之闕疑東樹受讀卒業信悅服翫如凍餓者之獲饗殞布帛也因論儒者學聖人之道徒正固不及中中或不能純粹以精而純粹以精必在於明辨哲先生可謂深詣而全體之矣前輩稱爲朱子後一人非虛語也於是閒謁學使嘉興沈鼎甫侍郎啟告以宜奏請從祀并爲刊布遺書極蒙嘉諾且授以新刻陳古民所訂年譜歸而細讀之惜其尙未盡善爰屬厚子重爲編次厚子固好學而尤篤嗜清獻及先生書者今以其所編來示實較陳氏爲得其要領昔劉伯繩謾山陰年譜先生謂其學問源流立身本末已備文集之外可以單行吾於茲譜亦云然夫先生學

足於已行修於身豈在名之顯晦以爲損益惟其辨道閑邪繼往聖開來學則甚有賴於其言之存旣賴其言而可不知其人論其世乎此年譜之作所以不容已也且自朱子而後學術之差啟於陽明而先生閑邪之功其最切者莫如辨陽明之失惜所評傳習錄不見然就其總評及集中所論皆堅確明著已足訂陽明之岐誤矣若求其全書讀之其說應在羅整庵陳清瀾張武承之上因序年譜略論其大概於此道光丁酉十月桐城後學方東樹謹序

張楊園先生年譜

桐城後學蘇愷元纂訂重編

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冬十月丁卯朔時加辰先生生先

生姓張氏諱履祥字考夫別號念芝浙江嘉興府桐鄉

縣人世居清風鄉鑑鎮楊園村故學者稱楊園先生

按在縣西北十三里村在鎮西三里西溪橋之南先生大父晦庵公處士生平存

心厚喜成人之美每聞親黨中作一善事輒勸助成之

聞一不善事咨嗟不已蹙然勸其勿作少未習舉子業

然酷好學問居常手不釋卷每就老儒質問所疑於經

史傳記醫卜雜家無不通曉父九芝公諱明俊邑增廣

生姓大也夏原本作中浙闈副榜顧豫康廣譽據先生先考事略訂今按通志府縣志俱作邑庠生性

至孝事親順志無違嘗赴省試聞母疾輒束裝歸或勸

以親疾未革終場再行公不聽急歸侍養燕居之處書

二語曰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書籍閒往往書

自做勵語邑中咸稱為端士遇人吉凶曲意周卹不計

有無弟子家貧不受其贄嘗出見故家子逋賦被械因

代為之輸焉母沈孺人諱芳之女旌表節孝兄履禎字

正叟邑庠生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年五歲九芝公授素經先生端坐朗

誦能辨音切公喜之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年七歲父命名履祥九芝公語人曰

吾名是兒雖取與長兒名相類亦欲其異日學金仁山

先生也按府縣志俱作生時父夢金仁山來故名今用先生先世遺事中語從餘姚孫

台衡先生受書時郡邑中蒙師多姚江人而孫先生端

方忠實故九芝公特延致命先生受業焉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年九歲春正月丁父憂是年九芝公

館沈氏正月十九日入館諸生方贊見公忽痰厥卒於

齋中年三十七先生與兄正叟居喪哀毀如成人時先

生大父晦庵公在堂母沈孺人年三十二家故貧窘晦

庵公於鑑鎮開小肆以資薪水沈孺人勤儉持家延師

課先生兄弟紡績供脩膳晦庵公嘗教之曰愚而不學則益其愚智而不學則失其智汝毋荒嬉不讀書如吾非有所為然一刻離書策不得沈孺人教之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因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汝若不肯學好便流落無底自是出則晦庵公入則沈孺人自飲食坐立以及守身修業交友之事罔不教焉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年十一歲讀書錢店渡

桐鄉地名

受業於

陸昭仲先生陸先生館於錢店渡沈氏即先生外家也

陸先生名時雍桐鄉人工詩文尙氣節著有詩文集嘗

選古詩鏡唐詩鏡又注離騷韓子淮南子揚子等書歿後先生為之傳

二年壬戌先生年十二歲陸先生講易先生晝夜把卷沈吟題其上曰戒之戒之甯得魚而忘筌無買櫝而還珠

五年乙丑先生年十五歲從諸叔明先生受業交錢字虎

輩

姚本作癸亥受業於諸先生錢廣伯稭據見聞錄及素問發明序訂諸先生名董威桐

鄉人事親極孝養好義輕財先生負笈從於甌山

桐鄉地名

錢氏之鶴堂與錢无寒汾錢字虎寅錢一士本一同學友善攻經史治制舉業諸先生示馬援訓兄子書且戒曰須知古人立身醇謹為本不然詎無畫虎之慮乎

應童子試補縣學弟子員

六年丙寅先生年十六歲讀書陋巷村桐鄉地名之蔣庵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年十八歲行冠禮先生年十五時前輩或字之曰吉人至是更字曰考夫初士大夫高冠博袖至崇禎閒服飾怪侈巾或矮至數寸袖或廣至覆地或不及尺先生獨做深衣意袂尺有二寸冠守舊製謔者呼先生為長方巾或謂先生何必以衣冠自異先生笑曰我何嘗異人自異耳又嘗曰人徇其所同余守其所獨固有見病於時者也 娶夫人諸氏夫人乃雲芝公女叔明先生兄女也

二年己巳先生年十九歲讀書於家侍大父與母菽水承歡與同志友錢字虎一士輩伏臘相造登堂拜母沈孺人為具雞黍焉

三年庚午先生年二十歲遭大父喪姚本繫戊辰歲顧豫康據先世遺事訂

四年辛未先生年二十一歲從傅明叔先生受業交顏士鳳傅先生名光日號石畚深於易是年同里顏士鳳統延至家先生就其塾受業既兩月傅先生歸謂士鳳曰汝與張子二人相友足矣遂不復詣塾先生自是與士鳳交最厚以兄事之後嘗曰自得士鳳而始聞過焉又曰人不可無直諫之友余二十後得交士鳳方知流俗

卑污不失足於周鍾張溥之門者皆其力也已而交寄
生其言曰君止本質好學問之道多未是也寄生姓倪
名露吳興人 夏六月十八日母沈孺人卒先生居喪
遵朱子家禮後遇父母忌日輒素服齋居外寢不飲酒
食肉終身如一日云

五年壬申先生年二十二歲是年顏士鳳之金華先生作
序送之略曰紹興劉念臺先生倡教和靖書院斯道未
墜或在於茲余欲從遊有志未逮士鳳來歸盍迂道載
山之陰先余請見以益其所得也

六年癸酉先生年二十三歲館顏士鳳家先生嘗曰今之
貧士眾矣皆將不免飢寒宜以教學爲先務蓋亦士之
恒業也凡人只有養德養身二事教課則開卷有益可
以養德通功易事可以養身舍此不事則無恒業何以
養其身無以養身不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便將敗德
但爲此須本忠恕之道不可失其本心又曰教課誦習
不可分爲人爲己與弟子講解而已益明與弟子課數
而已益熟時切檢點不敢慢忽卽是主敬長其所善救
其過失與之遷改總已分內事也又曰工浮文習詭遇
廣交遊今之所謂良師古之所謂民賊也子弟從之害
其心志敗其百行其不干天殃者罕矣士鳳高明勇斷

爲先生益友朝夕相與切劘焉

七年甲戌先生年二十四歲仍館顏氏時東南文社方興紛紛各立門戶士鳳與先生嚴約毋濫赴惟與同里邱瞻伯衡錢字虎寅錢一士本一嘉興屠闇伯曠王言遠庭李山顏明罄海鹽吳仲木蕃昌海昌朱近修一是輩以文行相砥而已方周鍾之寓桐鄉也開門受徒遠近至其門者肩摩踵接邑中不識鍾者惟先生與士鳳二人人皆笑之士鳳曰鍾爲人浮僞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不宜爲所惑後鍾行事適驗其言

八年乙亥先生年二十五歲館甌山錢飛雪家飛雪名濤

一士之父也爲人好義與九芝公及諸雲芝公善素敬愛先生嘗歎曰方今賢者考夫而外吾未見其匹因延至其家令幼子本甯本懋本卓受業先生教課之餘自學甚力嘗答姚四夏璉曰某爲學不就枕席者十餘年壯歲館甌山錢氏徒甚眾每夜必更三四番輪侍而某則未嘗寢將曉或倦則隱几片時或作文一首率以爲常故其精力早衰此可爲鑑而不可學蓋道理當早作夜息無有如此矻矻而不休者也始讀小學近思錄先生嘗曰余年二十餘小學尙未見崇禎八年頒此書於學宮坊間刊行始得讀之復幸天啟其衷求近思錄

讀之然後稍知爲學之門又曰余年二十三釋氏之書已絕不入目然於陽明龍溪之書則深信之以爲聖賢之域可指日而造後讀近思錄及程朱諸書漸覺王氏之言矜驕無實而舍之

九年丙子先生年二十六歲館甌山

十年丁丑先生年二十七歲館甌山

十一年戊寅先生年二十八歲館甌山一日夢見顏子晨起謂門人曰豈吾年止三十二耶因思親柩未葬急擇葬地鬻田產之半而購焉

十二年己卯先生年二十九歲館甌山 兄正與補縣學

生先生曰家兄得錄不負先母之教但恨先母不及見揮涕久之 邑中公舉沈孺人節孝旌表門閭縣令盧君國柱贈額曰鄒國遺風沈孺人昔嘗以孔孟事勗先生兄弟茲亦紀其實也 秋應浙江鄉試 始錄願學記其序曰自張子爲劄記之語先正多因之某魯鈍過人閔凶自幼一言偶得皆聖賢師友之賜也其敢忘諸因筆所聞爲願學記按記中有祖述孔孟憲章程朱二語乃先生爲學要旨也 始與門人講呂氏鄉約

十三年庚辰先生年三十歲館菱湖歸安地名 丁友聲家友聲家素裕時歲大饑供膳過豐先生對案不食命減饌勸

友聲賑卹餓殍訓門人曰大荒之後必有大亂宜讀經
濟書宴安於膏粱大不可也 作喪祭雜說其序曰冠
昏喪祭禮之太者今里俗昏禮猶存古意冠禮廢矣然
未有違禮傷教如喪祭之甚者也習俗錮人賢者不免
特爲拈出數條使知其非知非必將求是庶其亟復之
至此說多言俗敝罕述禮文蓋其義已備於家禮會典
諸書矣

十四年辛巳先生年三十一歲館菱湖 歲大祲族子有

自鬻者先生百計措金贖之而勉其力耕

十五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二歲館茗溪

歸安地名

吳子琦家

讀濂溪集求所謂主靜之說 秋如杭州應鄉試遇漳
浦黃石齋先生先生同友人見黃先生於靈隱寺黃先
生曰學者之患莫甚於好名我今日正爲名所誤君子
之道淡而不厭淡者道之味也古人富貴貧賤患難處
之惟一只是淡淡則處富貴貧賤患難如無富貴貧賤
患難也 盜焚先生莊延及晦庵公橫室先是先生卜
兆葬祖而村民阻之弗克葬遂停柩於莊茲盜火其莊
延及橫室先生聞變奔詣慟不欲生副以椁七日夜露
處其側號泣不食李石友偕親朋力勸之謂死而齋恨
不如生而討賊乃強進飭粥衣墨衰匍匐訴於官自是

冬卧草苫夏卧竹廩歲餘賊不可得其後捕獲劫過客盜具伏曾劫先生莊郡丞傅先生爲事主訊鞫得情賊九人定讞論死門人因邀先生執友顏士鳳錢一士輩勸曰先生孝感賊讎云復請御酒肉釋苦廩先生猶不肯從甲申歲渡江師劉念臺先生從者猶擔竹廩劉先生知而勸慰釋之而先生終身抱痛四時衲衣用粗麻卒時遺命卽以斂焉

十六年癸未先生年三十三歲復館甌山錢氏令門人讀小學近思錄顏氏家訓又令各書白鹿洞規揭於座右門人姚夏錢氏之甥也幼孤先生每愛憐而教之至是

夏依外氏始執贄受業夏具束脩先生不受曰我喪父如子之年從諸先生讀書此堂辱子外王母憐我幼孤爲之澣櫛視飲食寢興如己孫此德未報我今於子亦少以報子外王母也 秋八月顏士鳳計至先生輟講慟哭徒步至其家經紀其喪收其詩文手錄藏之至乙酉顏氏家難作手錄一冊授姚夏曰士鳳著述遼海鶴音惟此而已僕向以一冊藏之屋梁以一冊自隨荒亂存亾不可知今以一冊授子他日歸其子鼎受可也 交祝開美開美名淵海昌人劉念臺先生直諫得罪開美以舉人會試在京抗疏論救時開美尙未受業劉先

生之門其後詔革開美舉人鎮撫司逮問是冬開美被逮赴京先生偕錢字虎一士送至吳門初先生兄事顏士鳳至是在吳門有復得一兄之語明年春遂因開美請事劉先生焉 冬葬九芝公 輯經正錄取朱子訓學齋規即童蒙須知白鹿洞規司馬溫公居家雜儀朱子增損呂氏鄉約四種以爲此錄其例曰齋規爲小學之事蒙養以正作聖之基故居於首洞規大學之事由小學而及大學不躐等也師舍是無以教弟子舍是無以學二者所以修身也雜儀齊家之事君子修其身則言有物行有恒故次之鄉約御邦家之事修身齊家而後可

以化民成俗治平之業則舉而措之耳故以終焉序曰天之恒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準今百世無改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恒星不愆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術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輯舊聞舉其要訂是編以資下學之助或正其本云爾 答吳子琦語是時復社聲名達於窮鄉爭趨張溥周鍾之門吳子琦請於先生欲遊名公之門以延譽先生止之子琦意甚堅先生曰如必不可已往拜楊維斗先生可也

十七年甲申爲

大清順治元年先生年三十四歲館甌山 二月如山陰受學於劉念臺先生之門先生借錢字虎至戡山謁劉先生劉先生問曰二子有親乎對曰祥與寅俱幼喪父今母亡又數歲矣劉先生色動似重有哀者徐曰修身所以事親也又問曰亦嘗靜坐乎對曰無事時便靜坐又問古人主一之指曾理會否對曰誠則一問何以得誠對曰以敬曰從誠敬做工夫便不謬又曰學者最患是計功謀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又曰事無求可功無求成惟義所在而已先生擇願學記中語質於劉先生劉

先生批之冬復以續得之語寄呈劉先生亦批答之後名之曰甲申春冬問目歸來自謂有得以劉先生人譜證人社約等書示門人其後於劉先生遺書中採其純正者編爲劉子粹言 夏四月始記言行見聞錄其序曰言行何爲而有錄也師之也師之柰何某不敏不能博聞多識家貧不勝舟車以請事當世賢人君子也因述有知以來所見聞於師友於鄉黨於道路其深信弗疑學而未逮者書之於策佩服不忘記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苟擇而取之莫非師也恭愍陳公常手錄格言以爲力行之助愚竊志焉先覺君子其有以嘉錫我矣

五月聞京師三月十九日李自成之亂縞素不食去
館攜書籠步歸楊園

二年乙酉先生年三十五歲夏攜家避亂吳興水鄉 閏
六月哭念臺先生先是

天兵南下五月克南京六月克杭州念臺先生聞之絕食二
十三日而卒

三年丙戌先生年三十六歲館鑑鎮族兄彬家先生謂門
人曰須讀有用之書毋專習制義當務經濟之學於唐
學陸宣公於宋學李忠定公因令讀兩公奏議而於忠
定集加評點焉又曰人有不可知者三生死也疾病也

聚散也今幸不死無疾得與諸子聚處願毋虛此歲月
也因和程吳隱先生惜日短詩執友門人俱和先生序
之程名本立字原道桐鄉人明初從朱彥修聞許白雲
之學官僉都御史靖難時殉節 交邱季心季心名雲
同邑人勇於爲善安貧好學清剛直樸之氣實過乎人
先生甚敬之嘗曰余三十六七交邱季心季心規余曰
誠意在先致知兄道理只從書冊上求人情事物如何
不察余謹志之 是年有讀易筆記

四年丁亥先生年三十七歲復館顏氏士鳳之父楚先名
世傑延先生課其孫鼎受輩 秋七月錢字虎卒遺孤

曦昶俱幼先生親視含斂經紀其家哭曰連喪好友吾道之窮也 交凌淪安淪安名克貞初名階字亡鷹烏程人先生與姚夏書曰字虎旣歿復得亡鷹不幸中之幸也 輯農書是書出於漣川沈氏言歸安桐鄉耕桑之法先生課耕手是編與家人共講明之先生嘗有言曰人須有恒業無恒業之人始於喪其本心終於喪其身然擇術不可不慎除耕讀二事無一可爲者許魯齋有言學者以治生爲急愚謂治生以稼穡爲先舍稼穡無可爲治生者能稼穡則可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艱難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禮讓興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又曰無財非貧忘稼穡爲貧無官非賤廢詩書爲賤治生無他道只務本節用一語盡之若此豈不心逸日休旣以學者自命而孳孳以治生爲急此又不受命而貨殖之最粗極陋者也心勞日拙能無愧恥乎又曰近世以耕爲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遂至恥非所恥耳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人卽以爲榮矣夫耕則無游惰之患無飢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又與人書云冀缺梁鴻未嘗不

備不耕以其非傭耕之人而傭耕故當世敬之異世慕之也若荷鋤負耒不識禮義者比戶皆是矣教子弟終以詩書爲主前哲如吳康齋講濂洛之學率弟子以躬耕劉忠宣諱大夏教子讀書兼力農此風可爲師法也若一意重農恐遂至於廢讀帶經之事日疏俚鄙之情日長一傳再傳將憂禮義之弗克世其家矣區區之望實欲如古之孝悌力田躬耕養志不求聞達之英賢耳先生歲耕田十餘畝地數畝種穫兩時在館必歸躬親督課草履箬笠提筐佐饁其修桑枝則老農不逮也種蔬蒔藥畜鷄鵝羊豕無不備先生自奉甚儉終身布衣蔬

食非祭祀不割牲非客至不設肉然蔬食爲多惟農工以酒肉餉雖佳辰令節未嘗觴酒豆肉以自奉密友至則村醪野菽情意殷肫雖門人皆對之如嚴賓丙夜長談議論津津懽娛灑落聽者忘倦時里俗習奢盤餐侈費肴器簡樸者惟先生一家而已

五年戊子先生年三十八歲館顏氏時鼎受習制義鼎孚方誦經鼎爵初就塾先生批文授經復口授小學論語先生與士鳳非尋常交其老親幼孤多賴先生護持心力俱瘁幾至成疾云 避亂邑城時里中盜作僦居本邑城中 經紀孫台衡先生喪孫先生年老居先生家

疾作時盜發道梗不得渡江卒於先生家先生爲之殯
斂其家貧甚招其子至竭力助之扶柩歸先生產素薄
荒亂之餘家益窘而於師友之間百計助護焉

六年己丑先生年三十九歲館顏氏時年不順成與門人
言嘉郡水利不講時被旱潦其要在濬吳淞江屢寓書
與搢紳中之素好者屬其條陳當事其後嘉善柯聳建
議濬之本先生說也 一意爲程朱之學先生嘗曰己
丑庚寅之閒友人有謂余忠信者某搢紳惡我者也應
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忠信安得而稱之季心愛我
者也規余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當努力於格致工夫
余思之深中余病竝佩服之蓋前時實從姚江入門後
雖知程朱之書爲正畢竟於司馬溫公劉元城集著力
重自是則一意讀程朱書矣

七年庚寅先生年四十歲館顏氏 納側室朱氏先是諸
夫人有二男俱殤勸納妾而先生以未至四十不許至
是始納焉 十月門人欲稱觴祝先生四十壽先生與
姚夏書曰以爲杜舉乎則責之太薄以爲介眉乎則未
聞壯者而居老者之位也辭意激切門人懼而止

八年辛卯先生年四十一歲僦居鑑鎮教授因兄子嗣九
失教僦居錢氏課之并授徒焉 作初學備忘以訓兄

子及里中來學者踰三年兄子死去家館餽山念之感
愴不能已因詮次增補爲二卷以授門人

九年壬辰先生年四十二歲居鑪鎮教授 冬如山陰祭

念臺先生肖像以歸

姚本繫辛卯年陳類躬梓據見聞錄改

十年癸巳先生年四十三歲居鑪鎮教授

姚本作館澈湖吳仲木家顧豫

康曰是年答吳仲木與吳哀仲書並云寓居澈里而辭

哀仲來歲之訂是癸巳甲午俱里居教授未嘗赴澈湖也茲從顧更訂本 作日省錄訓門人 嫁長女於尤氏 秋

聞吳哀仲規語哀仲名謙牧海鹽人先生舊與之交茲

石門朱韞斯天麒以初學備忘示哀仲哀仲曰山陰不

脫姚江習氣吾是以不敬山陰看來考夫不脫山陰習

氣韞斯述以告先生先生曰吾於先生之學未能得其

萬一況敢言脫乎然未嘗不服哀仲之知言少年見理

端的吾僅見此人後又曰時哀仲年二十三所見已如

此惜乎短命不得竟其志也予自追念若非癸巳大病

復起亦不能稍有進步 遇疾幾不起休甯程長年膾

生療之愈長年少任俠散萬金不顧既而棄諸生隱於

桐鄉以醫給衣食於書無不讀讀必出特異之見著有

素問發明先生爲之序 冬舉葬親社約於清風里先

生友人德清唐灝儒達作此約先生增廣之社分八崇

每宗八人立宗首宗副凡所宗內有葬親者本宗首副

傳之各宗首副彙八宗弔儀人三星致葬家八宗宗人之子俱會聚即登於社約曰某年月日某人某親已葬使未葬者惕然以七年為期過期者不弔後增一條八年葬者眾亦酬其半以存厚也嘉郡惑於風水之說又有阻葬澆風多停柩數十年先生懲已之痛而廣不置之孝思每聞朋友未葬其親者輒憂形於色若以謀葬告必獎勵代籌使必成其事社約之舉七年內葬數十家又輯昔賢論葬諸說為喪葬雜錄并作答客記言以喻惑於風水陰陽拘忌而怠緩其事者於是仁人孝子聞風激勸者不可枚舉薄俗為之一變焉時先生親已

葬葬叔祖之無後者

十一年甲午先生年四十四歲居鑪鎮教授

姚本作館激湖吳哀仲家

顧豫康曰按丙申與吳哀仲書云以仁兄數年來懇懇之誠祇得今歲赴命則是年不館哀仲家明矣茲從顧更訂本又按初學備忘序亦可見

夏兄子嗣九甫婚而天先生痛哭數日與吳仲木書云先人積德累行不聞幽明豈宜無後而家兄一子初婚而天弟今年又生一女齒髮如此後嗣茫然能不戚戚哉 冬十月會葬祝開美先是杭州失守劉念臺先生殉國時開美方葬母還家設祭畢投繯死 與湖州友人沈尹同伊書論學其略曰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

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卽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功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未之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向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汲汲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文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闇然必慎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

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高節善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閒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智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已自省以時用其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則已入於小人門徑矣

十二年乙未先生年四十五歲館甌山錢一士家定門人日課格每日記讀某書見某人行某事抄某書各記一頁隨時檢點重午節歸家貧不能設飲先生怡然曰讀朱子集半本可當午醉人服其安貧樂道 冬十一月舉葬親歲會於甌山錢本甯家原約同會始終兩會先生恐日月寢久相見太疏不免怠忘之患因補例每歲

特增一會其已葬者於會期申再拜稽顙之禮以致謝
 既省登拜之煩亦使未葬者有所觀感癸巳歲舉於清
 風里至是再舉集葬社中人及四方觀禮之士延有學
 行者為賓先生為主懸孟子像於堂中行士相見禮講
 呂氏鄉約等書讀禁作佛事律并邑令胡舜允禁火葬
 示賓為烏程凌淦安克貞德清唐灝儒達沈上襄中階
 海昌陳乾初確嘉興徐敬可善諸人乾初有葬論入社
 約

十三年丙申先生年四十六歲館澈浦海鹽地名吳衷仲家姚本
作館徐氏茲從顧豫康訂本又按見聞錄有乙未冬應
澈浦來年之請次年中夏盜作不復往之語亦可為證

作澈湖塾約其略曰為學須立大規模萬物皆備於
 我天地閒事孰非分內事不學安得理明而義精功夫
 須是綿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毋閒斷尤忌等
 待眼前一刻即百年中一刻修德行道盡其在我窮通
 得喪俟其自天險難在前靡有不知動心忍性者幾人
 在於少年益宜憂患存心無忘修省之實近代學者廢
 棄實事崇長虛浮人倫庶物未嘗經心是以高者空言
 無用卑者淪胥以亡今宜痛懲專務本實一遵大學條
 目以為法程 春吳仲木卒先生經理喪葬為文稱之
 且志其墓姚本繫辛丑年今按見聞錄有丙申春 夏
仲木死秋恭藻死之語故改繫是年

四月俞恭藻請執弟子禮不許恭藻名周煒秀水人善文辭有美志因許元龍申謁先生於澱湖作皎皎明月篇為贄請納拜先生固辭又因吳哀仲復請先生終不許畱一宿別去

十四年丁酉先生年四十七歲居鑪鎮姚本作館徐氏見

忠可招余課其子因是館郡中錢廣伯據此訂夏五月長子維恭生後字默斯側

室朱氏出也

十五年戊戌先生年四十八歲春正月返居楊園故廬姚本

繫己亥年戊戌歲與姚大也書云今年正月返楊園故廬與家兄同居而身餽口於禾中錢廣伯據此訂

館郡中徐忠可家忠可名彬嘉興人託秀水施易修博

教書延先生課其子先生與之約曰某向以三事自持能悉如願乎忠可請曰不拜客不與筵席不赴朔望之會今以餽口之故不得已教子弟一二人若其外更增一事非廢人所堪不敢聞命忠可唯唯因是館郡中一載時易修集遠近人士為朔望講會故先生有不赴會之語與何商隱定交商隱名汝霖初答青字雲士海鹽人隱居澱浦紫雲村人稱為紫雲先生本姓何氏其遠祖撫於錢氏因蒙其姓至商隱始復本姓焉與先生志同道合相交十七年秋補農書徐敬可將卜居於鄉請先生補沈氏農書之未備者先生以土壤不同

事力各異沈氏所著歸安桐鄉之法施之嘉興秀水或未盡合然其梗概可得而舉因以身所經歷與老農所講論者筆之

十六年己亥先生年四十九歲家居 作近鑑先生長女嫁於尤介錫介錫父治農桑家治勤儉鄉里稱其謹愿介錫幼能文從先生游遵循規矩先生愛之以女妻焉後其兄師錫舉進士耽酒色介錫背師教而效之先生誠之曰汝兄起農家遽改度至此而忘祖父成家之艱難此不祥也汝不見某著姓科名接踵其謹慎何如汝輩獨不思效之乎屢誨不悛竟買娼爲妾益猖狂恣肆

先生女素嫻閨訓引詩書以諷諫而正言逆耳視如寇讎遂與妾謀鳩殺之先生自懲擇婿之失有痛於心因記見聞所及存爲殷鑒其序曰人無於水監當於人監竊觀人世興亡隆替之故無古今大小未有不一轍者也士庶人罔與朝廷邦國然身家之慮宜各有之夫艱難以立基劬勞以鞠育所生之懷靡不日冀有成保世滋永爾乃昏泯無知卽於淪喪俾前業一朝以盡甚至殞軀殄祀可不哀哉因舉少壯迄今親聞所逮足爲鑑戒者筆示後生應知禍敗匪作自天災殃蓋必由人庶其有所畏慎莫敢愒志也矣

十七年庚子先生年五十歲館半邏

海鹽地名

錢厚庵家厚庵

名福徵本姓何氏與其從子汝霖慕先生德業延教其子爲十年之約先生允其半作遺安堂日課示門人每日讀書背書解書寫字記小學分別時刻定爲程格并示以習靜坐習九容及定省應對進退之儀過犯有罰

吳哀仲卒先生爲文弔之且銘其墓

始記備忘序

曰惺堂史先生有云金陵再造之地蓋先生官金陵得賢士大夫講學自是厥德益新故爲此言也余顛蹶之餘已無復有生之志矣何子商隱以其叔父之命延余館遺安堂課其稚子始至爲辭以弔故友哀仲而云行

蠲濯於海濱私心所期將欲力圖自新等之復生云爾何圖命之不淑竟拂初懷簡冊旣疏論言亦寡雖良友日親歲月淹久撫躬念省悲恨如何又念人生苦短生死誼隆堪此虛擲外負知己內負寸心因出前後所書儆戒遺忘者錄正商隱存爲沒齒之後永鑒厥愆焉按是錄始庚子終甲寅乃先生老年所著篤實正大純粹以精先生著述之最精要者論者比之讀書續錄竊恐有過之無不及也錄內有云志存西銘行準中庸亦先生論學要旨也 答何商隱書論學其略曰承喻頭腦之說按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

子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此卽所謂約禮之實也曾子一貫之旨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如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慎恐懼之謂而論語曰省其身臨淵履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易傳則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則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則與曾子子

思先後一轍矣三代而下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關中則曰知禮成性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分殊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工夫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從事勤始怠終及參以二三卽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

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於中正則仁或流於兼愛義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所當言終日行行所無事而靜矣故又曰無欲故靜然則濂溪橫渠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其貫哉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工夫舍居敬窮理更無所謂工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仁兄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更欲頭腦之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己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平日工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恒修其疆畔時其耕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

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與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爲兩途乎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

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其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夭亦一矣死生亦一矣 交呂康侯屠子高康侯名璜秀水人子高名安道嘉興人十八年辛丑先生年五十一歲館半邈 與曹射侯論水利射侯名序石門人夏經三月不雨三吳苦旱高鄉木盡槁先生甚憫惻與射侯書論開濬桐鄉石門海昌嘉興海鹽等處水利章程周詳盡善

康熙元年壬寅先生年五十二歲館半邏 次子與敬生

炳按先生遺稿雲村藏本與何商隱一書去十九丑刻已產一男又答姚大也一書云春之暮復舉一子題下皆注乙巳又銜恤鳴自序云癸巳冬病明年春得起後三年而長子生又越八年而次子生是次子生於乙巳無疑年譜各本均屬壬寅當是姚氏據銜恤鳴序誤以又越八年為自癸巳明年甲午後計之而綴諸壬寅陳古民本承之蘇氏未正其悞耳亦側室出也生時先生甚喜或譽之曰先生是大中公宜乎生兩程子先生笑曰吾若得見其長成必教其向善路上走惜乎未成童而先生歿矣交沈石長石長名磊湖州人 寫寒風伫立圖自題曰行己欲清恒入於濁謀道欲勇恒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亦曰古之人古之人者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

民

二年癸卯先生年五十三歲館半邏 嫁次女於陸孝垂

之子幼堅歸數年而寡先生養其孤 作遺安堂訓語

三年甲辰先生年五十四歲館半邏 夏答孫爾大書論

學其略曰有志學問者檢點克治功夫全恃自己不輕

放過謹以為學大指奉覽一日辨心術邪正義利之類一日明

義理講習討論之類一日治性情剛柔過不及之類已上敬以直內事

一日正容體容九一日謹言語一日慎事為己上義以方

外事學者辨心術是始初第一事然功夫緊要全在明

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亦以是二者得則大

本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略加提撕檢點
可已敬義夾持則見善必遷有過必改無有師保如臨
父母純熟後則不習無不利也 冬手書示維恭其略
曰前年秋攜汝棄家從呂康侯先生受業先生剛直好
義勢利不動心吾所深敬不意遠遊久而不返復請於
屠子高先生何商隱先生邱季心先生凌淪安先生皆
深造自得敦善不怠君子人也吾所深契平生切磋受
益爲多幸俱見許汝得納拜終身奉爲宗主便有向上
一路吾所守者耕田讀書承先啟後八字稼穡艱難自
幼固當知之但筋力尙待長大若誦讀講求童而肄之

至老不可舍吾請於先生預爲十年之序始受小學次
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詩書禮記周易春秋次近思錄
范氏唐鑑大學衍義以及性理通鑑綱目等書汝能一
一聽受先生之教熟讀精思則自此以往好書甚多然
大本已盡於此自古聖賢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更無別
種道理成就大小存乎志力而已又曰小學是讀書爲
人基本四書聖學之淵源義理之統宗六經義理互相
發明不治經則書義不能通達異說足以奪之近思錄
治經之階梯唐鑑讀史之門戶大學衍義經史之條貫
性理通鑑綱目則經史之匙鑰耆龜也學者當務之急

具此數書其他經籍文字可以類推

四年乙巳先生年五十五歲館半邈 故人王言遠任江

西藩司歸里造楊園訪先生貽杯一緞一先生不受固

請力畱之付門人藏為他日葬錢字虎之資 秋七月

作訓子語示維恭又名銜恤鳴分十二綱曰祖宗傳貽

積善二字曰子孫固守農士家風曰立身四要愛敬勤

儉曰居家四要親親尊賢敦本尚實曰正倫理曰篤恩

誼曰遠邪慝曰重世業曰承式微之運當如祈寒之木

堅凝葆固以候春陽之回處榮盛之後當如既華之樹

益加栽培無令本實先撥曰平世以謹禮義畏法度為

難亂世以保子姓敦里俗為難若恭敬擗節退讓則無

治亂一也曰恂恂篤行是賢子孫佻薄儉巧侮慢虛夸

是不肖子孫曰要以守身為本繼述為大

五年丙午先生年五十六歲館半邈 夏六月答張佩蔥

問喪禮佩蔥名嘉玲吳江人先生過烏戌

江接壤處聞其居喪中禮甚敬之未幾佩蔥介凌渝安執贄

以見先生至是佩蔥以喪禮十五條質問先生一一答

之先生嘗稱其穎敏誠篤精勤嚴密同學之軼倫絕羣

者又嘗作序贈之有曰質敏而志剛行修而氣下肫肫

乎有德君子也與錢一士書曰近得畏友張佩蔥庶慰

日暮道遠之懷以其能策勵頹惰耳吾人德業不及後
生大爲可恥 錢一士聞先生論學欣然求理學書讀
之先生寓書曰一士學道之志及茲方發不已晚乎然
以衛武觀之猶然少壯願此意勿衰也 呂康侯遠遊
卒於睦州先生爲文弔之

六年丁未先生年五十七歲館半邈 張佩蔥師事先生
屢求納拜先生不允仍以友道處之 輯近古錄取安
吉陳棟塘良謨見聞紀訓麻城耿楚侗定向先進遺風
吳興李彥和樂見聞雜記海鹽錢懋登藁厚語等書節
錄編爲四類一日立身二曰居家三曰居鄉四曰居官

凡四卷其序曰尙寶李公云余年七十外所見皆後生
纖巧淺薄可厭回首往事近古者邈不可追此見聞雜
記之所以作也今距尙寶劬又五十餘年人心習尙益
復駭異旅食鹽官時與何子雲士喟悼及之何子出陳
耿李錢四公書示余余課餘展閱蓋不勝仰慕焉爰節
錄其去古弗遠者若干條稍爲編次以資則倣又使後
人稽覽知疇昔之世教化行而風氣厚其君子野人各
能砥礪整束以彰淳隆之治也

七年戊申先生年五十八歲館半邈 冬十二月作百首

箴贈別門人

姚本繫丙午年今據遺稿年月訂

明年季秋復爲說以申

之曰天之生人一而已其有智愚賢不肖之異孰爲之
自爲之也尊卑貴賤於是乎分成敗禍福於是乎別無
非自者公私敬肆誠僞厚薄貞淫淑慝弛張作輟所以
智所以愚所以賢不肖其異異於是出處語默安危理
亂廢興存亡所以尊卑所以貴賤所以成敗禍福其分
其別罔不恒於是人之取舍有得有失則苦樂隨之人
之大患非自暴則自棄耳自暴者惡之剛也自是自聖
自縱自恣自擅自用自封自殖之類是也自棄者惡之
柔也自文自解自畫自侮自甘自暇自耽自溺之類是
也始於自乖終於自賊此愚與不肖之形也然則如之

何能自鏡自反則能自怨自艾能自浣自藥則能自新
自拔此去愚不肖入於賢與智之門也何以智何以賢
智者勉而求其知賢者勉而求其行知無彊行無彊修
治以下則勉求之曰也勉求不已之謂自強自強不息
乃爲自復復者復其天之所生也凡此在人自爲而已
自爲之意深而後能自主亦在人自好而已自好之心
篤而後能自圖孰得孰失何取何捨宜如之何決擇焉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八年己酉先生年五十九歲館語水館主人請自甲辰之
冬屢請屢辭主人虛席待二年今始就焉訓門人曰學

問固重踐履然必自致知格物始先生館語水數年勸友人門人刻二程遺書朱子遺書語類及諸先儒書數十種且同商略迄今能得見諸書之全者先生力也作東莊約語其略曰儒者之學修身爲本罔閒窮通克己功夫甯分老少祇求無忝所生不負師友在覆載中有殊庶物而已延平先生曰愛身明道修己俟時不可一日忘於心此其準的也盛年百務未歷履道坦如尤以收斂翕聚爲固基植本之計讀書所期明體適用近代學者徒事空言宜乎佔畢沒齒反已茫然全無所述也日用從事一遵胡安定經義治事以爲之則古人淡

泊明志膏梁之習克治爲先常白山齏粥可取法也學問之道固尙從容然一任優游難希自得果能必有事焉其諸惰慢非惟不敢亦不暇矣 秋姚攻玉四夏兄弟因王寅旭來謁問學寅旭名錫闡攻玉名瑚四夏名璉俱吳江人其後先生寄語曰攻玉耽於靜坐未免病在厭動求靜吾儒隱居求志處於巖谷然守先待後經綸素具亦無一事可略若懶散厭棄惟求閒靜設有行義之日豈能有所爲乎先生嘗稱攻玉清苦嚴毅甚可畏也 嫁幼女於周鳴皋之子

九年庚戌先生年六十歲館語水 作做老篇

十年辛亥先生年六十一歲自是以後四年何商隱與語水主人以先生年老不應復有課誦之勞宜以餘年優

游書籍乃各具脩俸爲先生家用請先生往來語水半

邇間相與講論住畱任便焉

以後四年姚陳本俱作館語水今據先生與顏孝嘉

書及何商隱跋語訂

命維恭從王寅旭受學命與敬從兄正叟

受句讀寅旭近年與先生交益密先生嘗謂其與張佩

蔥遠近相望可謂南服英賢矣 張佩蔥屢欲納拜執

弟子禮先生不許佩蔥上書何商隱并求諸先生代懇

先生終不許姚四夏請其故先生曰某平生授書之外

未嘗納拜正師弟之稱蓋見近時講學之風始於浮濫

終於潰敗平日所深惡者而暮年躬蹈之乎且佩蔥學

行可畏亦不敢當也今後諸同志不以衰耗無聞有疑

則質有事則商某自不敢不盡心以告慎勿襲此標榜

之迹也自是攻玉四夏亦不敢復申此請矣 作惜往

日詩有云端爲有知皆害義納之規矩始非狂又云讀

罷遺經旋內省始知厥疾中膏肓自注云嘗爲良知之

學十年又云非爲舊牽陰護惜卻因簞豆未能忘自注

云先後爲舉業之師十年又云克己未難難復禮周行

不遠未能從 始選朱子文集先生欲取朱子文集語

類兩書選錄其最切要精粹者編爲朱子近思錄惜乎

遷甫卒業而歿未能編定成書姚四夏曾抄選目錄後
門人惟摘鈔所選四書語類刊行焉先生於是書看十
過然後加圈選定 批呂氏童蒙訓 與張佩蔥復舉
葬親會與者二十人法益備美

十一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二歲春延姚攻玉課子攻玉執
弟子禮先生必以賓師禮待之攻玉固辭不獲 爲與
敬聘沈丹曙女 築務本堂成先生經營築成遷家廟
神主奉之與兄正叟同居怡怡終身正叟後先生五年
卒姚四夏曰常見先生家居每坐務本堂東北隅一室
縱橫方丈一几一榻几上朱集一本筆硯各一無他物

馬

秋批傳習錄

姚本繫庚戌年錢廣伯顧豫康據王
子八月與友人書及訓門人語答張

佩蔥
書訂

先是館半邇時何商隱請先生評之以維斯道以

覺來學先生謝不敢任今四月商隱復請先生與友人
書曰此固商隱斯世斯民之心切切於出焚援溺故不
擇人而呼號以屬之竊意人心胥溺之久有未可以筆
舌爭者抑其中詖淫邪道之病在在而是本原已非末
流之失蓋有辨之不勝辨者至是館主人復請先生謝
不敏三請乃允其總評曰讀傳習錄其損爲長傲習非
爲文過輕自大而卒無得姚江罪之大者詆朱子爲異
端本釋氏以爲教所謂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

者也若夫傲然以生知自處自堯舜孔子而外未有所服膺尤其無恥之甚也又曰一部傳習錄只驕吝二字可以蔽之姚江自以才智過人又於二氏有得逞其長以覆其短故一意排斥儒先盡思論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世以陸王竝稱實則不同王較陸尤多欺已誑人之罪其不能虛已遜志則一而已又曰或疑陽明與朱子同曰存天理去人欲同是堯舜非桀紂同云好善而惡惡安在良知之言有害人心世道曰陽明欲排窮理二字而惟心之所發便爲天理又以性善爲無善無惡未嘗指氣拘物蔽以爲

欲不知何者爲天理何者爲人欲也楊朱墨翟亦是堯舜而非桀紂理欲混淆則好惡倒置生心害政之禍何所止極乎又曰閃爍變幻總不出知行合一之旨不排二字是三教一門本領所論往往首是末非或未是首非或首尾俱非中間是或首尾俱是中間非正所謂假竊近似以文其奸也豈知本領不是憑他覆蓋掩飾終不得而隱其情也評晚年定論曰年之晚與不晚論之定與不定考之年譜自見卽此姚江欺已誑人之罪雖有儀秦之辨不能爲之解矣其他皆旁批側抹條分縷析一一辨駁焉又戊戌歲與沈德孚書曰姚江良知之

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卽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卽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卽無習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顏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若當下卽以所

知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卽有不同於曾子子路所見卽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張子夏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此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日所知或未必良而尙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說

也整庵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
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顧謂豈有見成
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非自託於良
知之學究其立身寡廉恥決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
學問者曾不知察方將主張其說以鼓動學徒招來羣
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為豪傑之士矣 選讀
書錄居業錄先生嘗曰居業錄有謹嚴整肅氣象讀書
錄有廣大自得氣象有明理學如曹薛吳胡四君子某
讀其書知其道可以繼濂洛關閩可俟來學愚意朱子
近思錄外可輯為四子近思錄先生選舉一錄姚四夏

亦抄出選曰惜未選曹吳二集編定成書也 冬作示

蒙士圖

姚本繫丙午年今
據遺稿年月訂

寫考槃獨寤圖

十二年癸丑先生年六十三歲春正月率維恭往從張佩
蔥學 始選朱子語類明年春卒業掩卷歎曰不知天
假我年得再看一過否乃未數月而先生歿矣

十三年甲寅先生年六十四歲春正月為維恭娶婦朱氏

姚本繫癸丑年錢廣伯
據甲寅與葉靜遠書訂

與錢本甯書曰賤體傷脾氣困

頓不可言又不免以小兒婚事擾心連遭歲歉之後大
難為力又與姚夏書曰今春豚兒已授室不佞舉子遲
暮不意及見新婦之入門也蓋先生貧病已甚以喜以

悲矣。夏五月病脾甚張佩蔥見先生於半邏先生夜坐猶凝然無敬側。秋七月庚寅終於正寢庚寅二十
八日也先是二十三日先生在語水張佩蔥偕姚攻玉
四夏問疾先生久病羸瘠已甚猶坐至更餘莊整端肅
諄諄勉以學問未嘗少有倦怠依倚先生旋歸家二十
六日衣冠坐起倦極而寢張企周往候先生欲起整衣
冠以見企周固辭先生曰君子愛人以德此不必辭二
十八日時加戌命具衣冠居正寢恬然而逝何商隱同
某某諸友經紀其喪先生生平家居雖盛暑必衣冠危
坐未嘗少有怠肆之容若有勞役事則去上衣著最麤

麻布衫帽與屨雖勞與酷暑未嘗去居常几上止置書

一冊無雜陳看書或倦則拱手默坐或徐步課農桑凡

蔬果花藥之類皆手經理之米鹽日用之事亦躬親料

理舟過先人墓按姚四夏所記楊園港必正身拱立於

舟中深揖遠數十步始坐自壯至老雖倉卒必於是於

喪禮尤詳慎雖卑幼總小功之服必素衣冠終其日數

赴几筵釋之舟行則終日危坐坐處不移尺寸寢則通

夕不反側行止夢寐無不莊敬也。明年葬於楊園宅

之東南時盜賊猖獗里中騷然有先生先人之鑿不及

遠擇地卽卜兆於宅東南田畔相距半里許西山甲向

何商隱偕諸友朋及弟子數十人會葬墳前立小石碑
題曰楊園先生之墓其後門人以先生墓地非爽塏遂
遷葬於楊園村北西溪橋南百步許溪邊乙山辛向
先生長子維恭早世次子與敬未娶而歿繼孫聖聞亦
歿繼曾孫名文相其後未考今則無主後者甚可悲也
康熙六十年海鹽張莘臯胡晉餘姚陳頰躬梓修先
生墓并以夫人已下五喪未葬者附葬於墓側 乾隆
十六年浙江學使甯化雷公鉉更立鉅碑題曰理學真
儒楊園張先生之墓 嘉慶六年桐鄉令合肥李君廷
輝修楊園村舊祠立主崇祀并修墓立石 十六年浙

江撫軍蔣公攸銛檄飭立主祀於青鎮分水書院 一
十三年桐鄉令貴筑黎君恂修墓重刻墓碑教諭仁和
宋君咸熙立祠於學宮之偏 道光四年夏浙江撫軍
黃梅帥公承瀛疏請入祀鄉賢祠十二月十二日禮部
議覆具奏十五日奉

旨依議明年立主入祠崇祀

重編張楊園先生年譜後序

惇元曩讀三魚堂集當湖先生稱楊園先生書篤實正大
 去年夏在杭州友人邵映垣懿辰亟稱先生書出先生與
 人論學書數篇讀之深以為快同購求全書久不獲其後
 至嘉興友人高伯平均儒為購得初學備忘訓子語及姚
 大也所述年譜讀之極歎其親切動人而求全書益急今
 年春復至杭購得備忘四卷伯平又為購祝人齋選訂全
 書十六種并借鈔本遺彙六種願學記問目示蒙士圖循
 百自箴喪祭雜說遺文循
 讀卒業竊歎先生之學誠如當湖之言自宋以來得朱子
 正傳者首稱西山魯齋敬軒敬齋整庵當湖諸儒先生書

純正平實介乎諸儒之間而精詳親切殆又過之讀其書能令人仰止而興起也夫士希賢賢希聖驟希孔孟無從而入必以程朱爲階梯希程朱以近代純儒爲階梯不又得所從入乎嘗謂今日爲學宜奉當湖爲師蓋時代近則做法易及讀先生書體用兼備巨細畢舉是又一最切近之師也顧當湖書傳播甚廣而先生書則求覓甚難學者若不得其全書能得年譜讀之亦可窺其端緒惇元初讀姚譜病其疏略不著其大者欲補訂之因旁蒐遠輯鈔錄若干條藏之篋笥秋中歸里以全書呈方植之先生方先生讀之極歎異服膺因勸方先生啟學使沈公鼎甫奏請

從祀孔子廟庭公許諾且頒以新刊陳頴躬增訂年譜方先生復情陳譜漫冗難見要領令惇元重編於是本姚陳二譜更採全書紬繹纂訂刪繁補闕倣通鑑例編述而以文目及諸家評論之語附錄於後先生言行事實以及進學之序教人之方論學著述之旨於此可見其要略焉讀是譜者庶幾仰止興起而更求全書以學焉則得所從入循序漸進不至背馳也矣惟全書流傳甚尠重刊廣布是又所切望於世之君子道光十六年冬十二月桐城後學蘇惇元謹識

後三年惇元復遊浙詣先生鄉謁祠墓稽志乘訪求逸

事又交平湖顧豫康廣譽假所藏海昌元刻文集言行
見聞錄訓門人語及未刻全本願學記日省錄陳頰躬
元本年譜等書繼又假觀海昌元刻全書備忘五卷訓
子語二卷初
學備忘二卷學規一卷喪祭雜說一卷補農書二卷詩
文集十八卷言行見聞錄四卷近鑑二卷經正錄一卷
近古錄四卷喪祭雜錄一卷因將年譜復加更訂多所增益
乃重易橐沈鼎甫侍郎既許奏請從祀尋試竣入都因
疾引退遂不果請祀之舉仍望海內有心君子焉二十
一年六月惇元再識

先生書甚難購求海昌元刻版前已燬蕭山重刻版久
不印未審存否今惟祝訂十六種版藏平湖屈氏稍稍

印行又記

張楊園先生年譜附錄

編年詩文目

崇禎壬申 送顏士鳳之金華序

丁丑 書春秋繁露後 先世遺事序

戊寅 鄉約記

己卯 願學記序

庚辰 喪祭雜說序 狷士記

壬午 赴壬午試詩 制義自序 生公遺事記 與唐

灝儒書 與唐鄰哉書二首 與友人書 告同志啟

癸未 擬招五首 經正錄元序 送錢崑賓之長超山

楊園先生全集

編年詩文目

序 治平三書序 與徐文匠書 與沈子相書 與沈星浮書 答唐鄰哉書 與吳又韓書 與孔文在書 復王斐忱書 與朱近修書 與屠闇伯書 與趙公簡書 代作同學喪師疏 哭顏士鳳文 順治甲申 顏士鳳詩序 言行見聞錄序 上劉念臺先生書并別帙 與朱靜因書 與俞賡之書 與王紫眉書 復徐文匠書 與王章吉書 答吳又韓書 顏士鳳傳 書顏士鳳傳後 乙酉 五噫詩 送錢一士之西安序 保聚事宜議 弔祝開美文

丙戌 丙戌吟 和程吳隱惜日短詩并序 書龍谿題壁後 書倪譜改田碑後 與姚大也書 與唐鄰哉書 丁亥 牧獵圖記 示顏氏兄弟帖 答友人書 與姚大也書 祭錢字虎文 戊子 采山遺藁序 與友人書 與姚大也書 己丑 與顏子重書 庚寅 贈趙公簡詩 與屠下枝書 與唐灝儒書 與姚大也書三首 再哭錢字虎文 壬辰 經正錄序 贈劉子本序 與沈尹同書 與吳

仲木書二首 禱雨疏 仲丁告師孟子文 弔王元

趾文 弔沈堦伯文

癸巳 周民東亡說 與劉伯繩書 與吳哀仲書 與

姚大也書二首 與吳仲木書三首

甲午 會葬祝開美阻雪詩 許魯齋論二首 周母吳

太君六十壽序 跋西臺慟哭記 赤米記 記鄉先

達語 與吳仲木書五首 與吳哀仲書五首 與沈

尹同書 與姚林友書 葬親社請賓公啟

乙未 責善朋友之道論 處館說 初學備忘序 跋

朱翁永昌後札後 衣袂記 與吳仲木書三首 與

唐灝儒書 答張巖貞書 與吳哀仲書二首 與沈

尹同書 與嚴穎生書 答吳哀仲書幣小啟

丙申 贈張白方序 困勉齋記 與吳哀仲書三首

吳仲木墓誌銘 弔吳仲木文

丁酉 壽吳母序 絹褶記 與吳哀仲書二首 答陳

乾初書

戊戌 玩器喻 鄔氏議卹序 施氏族譜序 自題族

譜序 贈別林歧宗序 百一吟序 說易贈錢曦

沈氏農書跋 補農書序 愛日堂記 春風草堂記

與吳哀仲書二首并別楮 與徐重威書 答沈德

孚簡七則 與姚大也書 與徐敬可書 弔沈善勝文

己亥 近鑑序 墮齒記 與尤策臣書二首 與尤西

眷書二首 與尤天士師錫書二首 與尤氏通族書

復伯兄書 告九氏先人文 哭女文

庚子 備忘錄序 書問目後 跋山陰先生別帙 姚

以存字說 與何商隱書 答屠子高書 與徐敬可

書 啟兄弟親族 弔吳哀仲文 弔吳伯仁文

辛丑 啟葬親會諸友 與曹射侯書并別紙 與顏子

重書

康熙壬寅 與周鳴皋書 與何商隱書

癸卯 先人畫像記 遺安堂訓語 告錢厚庵先生文

甲辰 假道學論 答孫爾大書并別楮 示長子維恭

乙巳 訓子語序 與許大辛書 與姚大也書 與顏

子重書 與沈敬夫書 與徐敬可書 與朱韞斯書

并別楮 太學錢先生墓誌銘

丙午 書近思錄後示兒 送沈幾臣之睦州序 答張

佩蔥問喪禮等書四首 與曹射侯書 與徐重威書

與顏子重書 與顏子樂書 答凌淪安書 錢先

生遺事 吳哀仲墓誌銘 公弔呂康侯文

丁未 近古錄序 書聖途發軔後 沈氏族譜序 寄

贈葉靜遠序 費母壽序 求仁堂記 遺安堂記

敘祠田經始錄 啟諸同志暨伯兄正定訓子語 與

沈石長書 與徐敬可書 與顏子重書 與某書二

首 答張佩蔥書二首 與許欲爾書 弔裴紹岐文

戊申 錢氏館別言 答張佩蔥書二首又答問 示維

恭 與顏孝嘉書

己酉 同趙二阻雪邵家灣邸老家詩 自箴說 贈張

佩蔥歸故居序 與凌淦安書 與屠子高書 答張

佩蔥書四首 與何商隱書 與陸孝垂書 與錢子

大書二首 與嚴穎生書 與沈丹曙書

庚戌 倣老篇 同趙二入山訪商隱寅旭語 詩 始

學齋記 示兒 與屠子高書 與沈甸華書 與顏

孝嘉書 與孫商聲書 與曹友肩書 與徐重威書

三首 答施龍友書 與許欲爾書 答張佩蔥書二

首 答陸孝垂書 與顏子樂書

辛亥 惜往日詩 甲申冬問日後記 與凌淦安書

與孫商聲書 答張佩蔥書三首 與張巖貞書 答

鈕亦臨書 與姚大也書二首 答姚攻玉書 與葉

靜遠書 與徐重威書并別楮 與門人書二首 答

呂仁左書

壬子 自題畫像 答許大辛詩 鄙叟說 敘銜恤鳴

題詩存後 與凌淪安書 與徐敬可書 與某書

三首 答沈甸華書 答張佩蔥書四首 與姚攻玉

書 與姚四夏書 與姚大也書 與王言如書 與

周山甫書 答陸孝垂書 與孫永修書 答門人書

癸丑 錢柏園文集序 紀友贈計需亭序 跋五老同

壽卷 與陳乾初書 與葉靜遠書 答張佩蔥書二

首 與胡次嚴書 與姚大也書二首 與陸霞生書

與門人書二首 與呂仁左書 答陸孝垂書 與

董理涵書 與何商隱書 與某書 答屠子高書

與王寅旭書 與姚四夏書二首并別楮 與陳霜威

書 與孫商聲書

甲寅 答葉靜遠書 與姚四夏書 與徐重威書 與

沈組綬書 與沈子相書

年歲未詳詩文 有所思四首 烏夜啼二首 同游木

同意 浩歌 重九日 市柏 野步 無題 毋諱

上達詩 廣居詩 旅歎 宿山中 閏七月七日

題介甫詩後 感遇 贈屠子 偶占 聞禽 卜

居 遇災 故居 酬友人 偶占 漁父 答季心

見規 謝友贈竹杖 聞德甫訃 得顧貞女傳 有
 感 酬徐堅石 觀物偶占 偶占二首 鷓旦不鳴
 屠處士曠隱居 後愛蓮說 幽風說 社業序
 倪氏族譜序 忘憂錄序 飭身儀則序 黃山先生
 素問發明序 壽沈德甫六十序 陳母葉太君九表
 壽序 壽二母并詩 題劉忠宣公遺事 題傷蛇行
 自題寒風並立圖 自題考槃獨寤圖 書清江英
 隱兩集後 書理桐拙操後 劉先生年譜書後 書
 某友心意十問答後 跋唐灝儒葬親社約附清風里
 補例三條 跋教英綠雪亭雜言 跋沈德甫札 書

姚氏族譜 書小學末示學者 跋朱子與長子受之
 書後 書吳孟度像後 書羅豫章誨子姪書後 書
 許淮陽紀異後 書韓詹夫六戒後 書文學錢公墓
 誌銘後 書貽孫集後 書徐子顧嘉予傳後 書徐
 子保甲論後 梅花賦引 白兔賦引 生壙引 粵
 蕉記 姚子復姓記 野泊記 桐鄉災異記 書宋
 理宗事 上本縣兵事書 陳時事書 與陳乾初書
 二首 與吳仲木書九首 與何商隱書六十三首
 與凌淦安書三首 與沈石長書二首 與沈尹同書
 與某書 與嚴穎生書并別楮 與唐灝儒書二首

與邱季心書四首 與朱韞斯書三首 與李石友
 書二首 與沈德孚書三首 與沈上襄書 與沈爾
 慥書 與張白方書一首 與許大辛書二首 與許
 欲爾書三首 與徐敬可書廿八首 與徐忠可書
 與張恭佩書五首 與施易修書 與許元龍書 復
 諸友書 與張巖貞書六首 答姚林友書 與賈子
 周書 與沈丹曙書 與張允公書 與薛楚玉書
 與岑漢明書 與許祥伯書 與潘澄伯書 與孫爾
 大書 與姚仲聞書六則 與胡世繩書 與黃無奇
 書 與祝鳳師書 與錢叔建書 與施龍友書 與

吳汝典書十三首 與顏孝嘉書十二則 與程邇可
 書 與姚大也書五首 與陸霞生書 與錢子爽書
 與錢子固書一首 與錢晦仲書三首 與徐重威
 書七首 與門人某書八首 與呂仁左書四首 與
 沈敬夫書 與錢範可書 與錢子大書二首 與屠
 虞來書 與蔡舍書 上母舅書 與陸孝垂書十六
 首 與陸幼堅書三首 與周山甫書 鄉約公舉沈
 義儀先生啟 代人請親家啟 先考事略 陸先生
 傳 倪寄生傳 程長年傳 錢太常像贊 硯銘
 首 戶銘 斛銘 瓶銘二首 夏楚銘 告先師文

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 會葬呂念恭告文 同社

弔岳孝廉文 弔呂公亮文 弔唐鄰哉文 弔李石

友文 告陸壻文

未列年譜書目

詩集 文集 讀書筆記 王學辨海昌范北溟鰓刻先生全書取傳習錄評

語彙為一卷 題為此名 羣書日記 亦范北溟定名 答問 元刻本人文集海昌祝貽

孫淦彙訂全 門人所記 元刻本名訓門人 祝貽孫擇全書精要語 語祝訂本更此名 淑艾錄

仿近思錄例為此編 考夫遺言

節錄諸家評論

曰庫全書總目提要曰履祥初講蕺山慎獨之學晚乃專意

於程朱立身端直鄉黨稱之其全書多儒家之言存目子部

雜家類

又曰淑艾錄持論頗為純正存目子部 儒家類

凌渝安先生名克貞烏程人明諸生曰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

晦之日獨明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

非真偽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又曰先生學有本原功

崇實踐守集義養氣之功以致力於庸言庸行之際道

器不離動靜無閒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

而自得凡發為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而藹然自見

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有德

之言非能言者余交三十年察其語默動靜莫非斯道
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
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
者所宗往受業於門先生德器溫粹陶淑於山陰更覺
從容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
先聖其揆一處洞悉無疑使先生而在充養自然積厚
流光當不能名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實與先儒相發
明以惠後學猶規矩之於方圓也全集序

又曰同人學問各有偏長成德君子其惟考翁見張佩蓀
書先生上何商隱

沈石長先生名磊歸安人曰於季心容巢兩兄間得驗知道力
之高厚與義勇之剛方私擬以爲所養如此而所發如
彼真孟子所謂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者也去夏今春
又得讀所寄淪安爾慥穎生札救朋友之急必本於天
地之立心規同人之過必推於學問之根源命意措辭
一字不苟以爲當吾世而求師程微長兄其誰與歸與先

書生

何商隱先生

名汝霖又姓鏤海鹽人明諸生

曰先生懿德醇詣一生授學

默默以忠信篤敬孚於人絕不事口耳佔畢然而言論
旨趣之著見於筆墨者已自不少汝霖之交先生也晚

終始十七年中說之而學未能也辱不我遺每出一簡
 相視必極謙慎蓋意不自足又惟恐人以空言視之也
 迨病亟始託全稿而欲質靡從已然由中有本之言字
 字皆可垂教原無容贊一辭者其所著各書俱一一從
 身心日用閒體驗天理民彝以為立身應事自淑淑人
 之準則非辭章訓詁家所能窺其一二者故不厭知希
 切切懼鄰於表暴真實學也竊慨正學陵夷三百年中
 河津餘干而下指不易屈讀先生書其庶幾乎初學備忘引
 又曰習詞華者資口耳尚德業者調性情先生此書無非
 欲人舍無益之外慕反而求之身心見諸倫常日用成

其為闇然之君子而已初學備忘題詞

又曰學術至正言行無疵三百年來指不多屈至其不言
 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尤莫知其所以然也

見張佩蓊上商隱先生書

王曉庵先生名錫闢字寅旭吳江人曰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

疆楊園有焉見張佩蓊上商隱先生書

陸清獻公諱龐其字稼書平湖人官御史贈禮部侍郎曰余於壬子五月始會

於郡城旅舍諄諄以學術人心為言有曰考夫雖
 師念臺而不盡從其學考夫之於念臺也猶朱子之於
 籍溪屏山白水乎非延平之比也一時之言皆有關係

余所深佩服者

松陽抄存

又曰張考夫先生遺書未有刻本前偶見其備忘一冊篤

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

與友人書

陳古民先生

名粹字頰躬餘姚人

曰先生評傳習錄洞揭陽儒陰釋

之隱以為炯鑒蓋自此書出而閑闢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又曰有明一代儒者薛胡為冠先生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於澄心省察密不淪於獨體志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原障姚江之濶直窮其窟啟當湖之學道得其傳嗚呼如先生者真朱子後之一

人已

小傳

又曰天生子靜於南渡以黑腰子亂學術則必生朱子以接孔孟之傳天生陽明於明季以滿街聖人混儒釋則必生楊園以續程朱之統世非無闢陽明之人或偏於窮理而流為入耳出口或偏於力行而徒為謹小慎微皆不足以服陽明之心又何以折其辨而撲其焰哉惟先生知之確行之勇取舍明存養密精義入神而篤實光輝故一切鬼蜮之技無所售而晦蝕之道賴以復且魏鶴山序朱子年譜曰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

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卽以是合
之先生又奚忝焉則信乎朱子之後之一人已重輯年譜跋

陳文恭公諱宏謀字汝咨號裕門桂林人官大學士曰楊園先生學術純正踐

履篤實伏處衡茅係懷民物立論不尙過高惟以近裏
著己爲主敦倫理存心地親師友崇禮讓一篇之中三
致意焉讀其遺集不能不想慕其人而歎其未見諸施
行也學規二則雖止爲勉勸學侶之語而於讀書制行
之大端切己反求固已本末兼該徹上徹下工夫全在
於此學者其詳玩之學規引

又曰先生以躬行所得爲訓子之語事不越於日用倫常

理惟主於忠信篤敬實爲立身行己之極則所宜家置

一編者也訓子語引

祝人齋先生名詮字貽孫海甯人舉人曰先生少卽有志聖人之道當

是時王氏良知之說中於人心先生蓋深究焉而識其
非也聞山陰劉念臺先生以慎獨訓後進爲能鞭辟近
裏往受業焉其後與凌滄安沈石長何商隱切劘講習
益務躬行日有孜孜於四子六經及濂洛諸書以深明
乎天人合一之故而力踐夫道器不離之實嘗以爲聖
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矣傳畧

又曰明之季也橫議譎張人心惑溺程朱之學不傳而孔

孟之道或幾乎晦矣楊園先生生當其時恪守子朱子
居敬窮理之訓以實致其崇效卑法之功其遇彌艱其
行彌篤其所有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存恒
周乎天下後世蓋畜德如此其光大也又曰自先生起
而後來賢知往往聲應氣求以嚴其辨百川之東迷途
之復不可謂非先生反經之力之所及也又曰先生之
書之必可信今傳後以維世道而正人心者略具於此
後之學者誠由先生之遺文追而溯諸昔賢往聖之所
以爲教者以觀其淺深離合何如而恍然於斯道之不
可誣焉則庶有賴夫

策訂全
書序

又曰楊園先生生於有明之季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其所
爲學一循孔門博文約禮敬義直方之則大要以爲仁
爲本以修己爲務而以中庸爲歸爲能有以正後儒偏
諛之趨而續古聖微茫之緒百年以來其道漸著流風
餘韻被及四方淫嘗讀其遺書昌言真教與子朱子先
後一揆讀之愈久而味愈深長其備忘錄爲先生晚年
劄記充實之積發爲輝光其切於日用補於晚近不啻
粟帛之療飢寒鐘鏞之振聾聵焉又曰先生盛德所至
迴狂瀾砥中流身困道亨確乎不拔實兼統乎河東餘
干諸君子而爲朱子以後五百年來間知之一人非淫

之私言敢云爾讀其書當有見其概者錄引

雷翠庭先生名鉉字貫一甯化人官副都御史曰楊園先生接薛胡之學

脈契濂洛之心傳實先陸清獻公而真知允蹈者傳

又日向見陸清獻公衛濱日鈔極推楊園張先生繼見寶

應朱止泉先生遺集論學術稱楊園為最醇蓋先生少

嗜姚江中師藪山卒一歸於雒閩所著初學備忘切實

為己足為學者入門之階梯茲錄更引而伸之閒論史

及時務朱中黃學博率蕭山人官諸生刻備忘錄序

又曰楊園先生伏處一隅終老布衣庸言庸行絕無驚世

駭俗之事當是時南北講學壇坫相望列門牆者趾相

錯而先生退然如不勝雖以張佩蔥之篤志力行求為

弟子而不肯受曰生平不敢以講學為人師也陸平湖

年齒雖後猶可及相見而先生既歿始讀其遺書乃敬

而服之則其韜晦之深何如也今之學者多知所向方

亟望得其遺書而讀之則其道之闡然而日章又何如

也朱衡佩刻祝訂全書序

朱中黃先生名坤字正甫秀水人官蕭山教諭曰當明季姚江良知之說

盛行獨楊園張子確守程朱其邃密似薛文清篤實似

胡敬齋醇乎醇者也曾受業劉念臺門下往來問答見

於劉子之集及張子之書所輯劉子粹言尤大有功於

師門者又曰陸清獻公與先生道德相埒一用一不用
惟其用也故天下知有陸子之學矣惟其不用故天下
至今不知有張子之學猶幸遺書具在不至泯絕伏冀
刊布學官俾師生講習倘久而論定如宋之蔡九峯元
之趙江漢明之胡敬齋俱以布衣從祀則天下幸甚萬

世幸甚

上督學雷公請祀楊園先生於葢山鴛湖兩書院書

張楊園先生傳

先生姓張氏諱履祥字考夫浙江桐鄉人也所居名楊園
故學者稱爲楊園先生先生生明萬曆中年十五補邑諸
生少讀陽明龍溪之書則慨然有志於學先是東林甚熾
高顧諸公各標宗旨講學名觝排王氏實出入於良知之
說其後念臺劉公設教山陰以慎獨主靜爲宗先生聞而
往師之年三十餘屏居教授益刻勤於學夜不就枕者十
餘年旣而悟師說之非乃力闢王氏壹心於程朱操行粹
然於交友盡規延掖後進殫心與力所著備忘初學備忘
等書平易篤實論者謂直接薛胡之傳以康熙十三年卒

年六十四嘗評王氏傳習錄以爲讀其書使人長傲文過輕自大而卒無得又曰一部傳習錄吝驕二字足以蔽之同時平湖陸清獻以閑聖道自任斷斷辨王學之非與先生家比壤而竟世弗相見先生沒後清獻始得見所著備忘書歎爲篤實正大足砭俗學之弊云先生少壯有大志晚乃避世畏聲利若浼所教授皆童蒙以舉業請質者輒謝弗納其韜匿如此

論曰楊園先生將葬祖而櫬室爲盜所焚長女適非人爲所毒殺其所遭視生人特異老年妾生二子迨歿後相繼以大而訖無主後又神道之不可究測也然宋元以來率以近代儒者耐食於孔氏之庭如先生殆毫髮無愧而後之王者所必取也然則天所以賦之亦優矣道光十有八年春三月仁和後學邵懿辰謹撰

謁楊園先生墓記

往余纂訂楊園先生年譜卽有志謁先生墓去年夏重來浙道桐鄉迂舟入城謁先生主於鄉賢祠詢墓地不得其詳不果謁後閱志乘知在鑪鎮西溪橋今自杭如蘇過桐挈舟至鑪鎮逾鎮西行二里許抵西溪橋橋南百步先生墓在焉維舟詣墓下焚香瞻拜先生墓居中西向二子從葬左右兆域近溪邊廣僅數弓碑仆地古松前伐存枯根補植者始盈把余低回久之感歎不已墓南半里許有村一區詢之卽先生故居楊園村先生故廬嘉慶間其近支裔孫貧甚出售於金氏其前爲先生祠堂今圯毀無存村

人種桑其上後存小屋五間多朽壞意卽先生晚年所築
務本堂也村中人云先生墓始葬宅東南地非爽塏旣而
二子亡門人遷葬西溪橋又云村北二三百步有古塚乃
先生祖墓余往視之墓甚小無碑碣可證不敢盡信也先
生之後二子皆天繼孫亦天再繼曾孫不審幾傳而今無
主其祀者卽今村中居數姓亦無先生同族者矣竊惟先
生乃曠代大儒道德著述垂諸後世嘉惠無窮其祠墓人
人皆宜防護豈可忽乎而今則壞廢傾頽見者且不知其
爲先生祠墓矣余嘗觀詩人文士及以一技名者其祠墓
丹楹刻桷巨碣穹碑見者莫不共曉而先生祠墓雖屢繕

葺皆減省從事未能垂遠是何人重藝而輕道也曷勝
慨歎哉余欲募同志捐貲修墓一碑買石爲墓門重建祠
堂於故址購祭田三數畝招農使之使典守祠墓而飢驅
無定在不能遂志甚有望於先生之鄉後進與官先生之
鄉者道光庚子三月二十六日城蘇惇元謹記

楊園先生全集總目

卷之一

騷 詩

卷之二

書一

卷之三

書二

卷之四

書三

卷之五

書四

卷之六

書五

卷之七

書六

卷之八

書七

卷之九

書八

卷之十

書九

卷之十一

書十

卷之十二

書十一

卷之十三

書十二

卷之十四

書十三

卷之十五

上書 疏 啟 序

卷之十六

序 壽序

卷之十七

記

卷之十八

說

卷之十九

論 辨 議

卷之二十

題跋書後 引 贊 銘 箴

卷之二十一

傳 墓志銘 事略 遺事

卷之二十二

弔祭告文 哀辭

卷之二十三

雜著

卷之二十四

文補遺

卷之二十五

問目

卷之二十六

願學記一

卷之二十七

願學記二

卷之二十八

願學記三

卷之二十九

讀易筆記

卷之三十

讀史 讀史記 讀諸文集偶記 讀許魯齋心法

偶記 讀厚語偶記

卷之三十一

言行見聞錄一

卷之三十二

言行見聞錄二

卷之三十三

言行見聞錄三

卷之三十四

言行見聞錄四

卷之三十五

經正錄 學規附

卷之三十六

初學備忘上

卷之三十七

初學備忘下

卷之三十八

近鑑

卷之三十九

備忘錄一

卷之四十

備忘錄二

卷之四十一

備忘錄三

卷之四十二

備忘錄四

卷之四十三

近古錄一

卷之四十四

近古錄二

卷之四十五

近古錄三

卷之四十六

近古錄四

卷之四十七

訓子語上

卷之四十八

訓子語下

卷之四十九

補農書上

卷之五十

補農書下

卷之五十一

喪葬雜錄 葬親社約附

卷之五十二

訓門人語一

卷之五十三

訓門人語二

卷之五十四

訓門人語三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一

門人吳江姚 璉原輯

後學興國萬斛泉編次

騷

有所思四首

若有人兮山之幽欲往從之兮阻且修吁嗟風雨憔悴兮

曷云其修

若有人兮水之洲欲往從之兮沔悠悠吁嗟江漢則宗兮

曷云其悠

若有人兮道之周延佇獨望兮誰適與謀吁嗟一日相見